

## ■工友情怀

# 我的师傅叫“国庆”

□刘兵 文/图



那年从学校毕业后到单位报到，人事经理带我到业务部见“师傅”。师傅约三十出头的模样，长得白白净净，戴着一副黑边框眼镜，显得斯文沉稳。师傅姓郭，名国庆，谦逊地说，他只不过比我早两年，“资历”长一些，在这个新成立的业务部里负点小责。以后，就叫他为“国庆哥”好啦！

那时，单位正处于创业阶段。虽然对外号称是外贸公司，但实际上寒碜得很，大家就在十几间小平房里办公，只有一台总公司配的吉普车，主要用来接待外商或老总办事。工余，我们还得搬砖搅拌水泥扛钢筋，抢建仓库。好在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吃得了苦。慢慢地，我们有了较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，住上了单身宿舍，能在简易食堂里打饭吃。

第一次跟师傅出差，押运生猪和活禽到广州，然后发运到港澳市场。师傅换下仅有的那套西服，穿上T恤，还备着口罩。我们坐在装满生猪的货厢后面，随时观察其存活情况。到临时站，还得上水、清扫车厢，散发的气

味特别难闻。见我捂着鼻子，师傅把口罩递过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刘，把猪、鸡鸭‘招呼’好，就能为国家创收宝贵的外汇。虽然这些小事琐碎，但肩上的担子重千斤啊！”从他朴实的话语中，我领悟到外销员的责任和担当所在。

在一起共事的日子里，我从师傅身上学会了很多。一是他品行端正，公而忘私，在金钱和利诱面前，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，用极其简陋的条件为公司争取最大的效益，而不像某些业务人员掺杂着私心，什么回扣返利都与他无缘。这在经济大潮的冲撞下处于生意一线的外销员中显得难能可贵。二是他对自己的抠门，出差能乘飞机的坐火车，还是硬座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极少用公车，节省每一个铜板，把钱用在刀刃上。三是他业务素质一流，有高超的谈判技巧，商品知识娴熟，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，热情、细致、严谨、不卑不亢，外销合同签订滴水不漏。他下厂督促生产进度、检查质量到出口报关、制作单据、催收货款，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。

由此，他得到了领导、同事和国外客户的广泛赞誉和认可。

师傅的口头禅是，外销员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一张名片，要盯住国内外两个市场，外语要说得顺溜，行情要摸得透，这样在洽谈中才能让客户信服、认同。具体操作中，要心细如发、规避风险，图客户来日翻单。一个小小的疏忽，可能会给公司乃至国家造成损失。

耳濡目染下，我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。正是靠着师傅这样一批乐于奉献的业务中坚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，公司逐渐发展壮大。直到师傅退休，我继位，干着他未竟的事业。

当年的“国庆哥”现在成了退休老人，在家颐养天年。没事了，他喜欢到现在的公司里走走转转，感叹着新时代外贸发展的大格局和巨变，好多现代化的即时通讯工具、贸易平台、搜索引擎等他都不会用。不过，从交谈中，师傅的好品质和为商之道已经在我身上得以传承。

时值国庆佳节，举国欢庆，我永远会记住像“国庆”师傅这一代的艰辛创业者。

## ■家庭相册

# 还母亲一个秋天

□刘希文/图

父亲去世那年，母亲43岁，考虑到我和妹妹年纪小，母亲一直没有再婚。但记忆里，有个卖鱼的叔叔，姓王，对母亲有些好感。他来我家，总是给妹妹提着大包小包零食，还帮母亲干农活。有一阵子我在家休养，还时不时接到王叔叔打来的电话，但是，后来家里新建房子，我嫌固定电话又贵又不方便，执意撤销后，便给母亲买了部手机，他们就那样断了联系。

前阵子和母亲拉家常，我无限惋惜地对母亲说：“那时候，卖鱼的叔叔对你不错。要是你们走在一起，应该是幸福的。”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个姓王的还行，前几年过年还带着他亲戚特意来我们家，我说等你们都成家了我再考虑这事。可惜我没记他号码，要不，也不会断了联系。”顿了顿，母亲又幽幽地说：“要不是你妹妹小，我早就跟着他去了。”看得出，母亲有些遗憾，尽管这几年我和妹妹一直支持母亲再婚，她却再也没有碰到一个合适的。

“要是留个电话，能聊聊天，也还不错。”母亲叹气。房子建了已经四年，也就是说，母亲和那个王叔叔失联了四年，母亲换号没告诉他，他肯定以为母亲是不想交往了，这之间造成的误会其实都是我的错，当时我一心想为母亲换个手机，接电话方便些，哪想到这些？

春华秋实，母亲辛劳了一辈子，也该收获一个丰硕的秋天了。因为我们，让母亲失去掉原本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失去本该收获爱情的秋天，我觉得，我有义务、有责任，还母亲一个秋天。



听说，这两年王叔叔跟着他侄子南下打工了，很少回家，我托人联系到他的侄子，辗转要来了王叔叔的电话。我拨通了他的号码，得知他仍是单身，差点兴奋得叫了起来。接着，我跟他说了母亲的近况，并告诉他是因为我执意换了固定电话，他才打不通我家电话了。王叔叔这才恍然大悟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这就好，这就好，我还以为你妈不理我了。”我和王叔叔约好，这个秋天，他就回家。

这事儿我没有告诉母亲，我怕她还是那句：“算了吧，人都老了，还找啥伴？”更怕她因为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打了退堂鼓。那天，我将王叔叔领进家门，母亲又喜又惊，多年的误会终于在那一刻烟消云散。我那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，又哭又笑、泣不成声。

秋高气爽、阳光明媚，母亲和王叔叔去领了证。那天傍晚，在我家那棵老柿子树下，给母亲和王叔叔拍了一张合影，王叔叔牵着母亲的手，看着近六十岁的母亲，眼角眉梢都是笑，看着树上沉甸甸的柿子，我在合影上面写道：“母亲的秋天。”

我知道，母亲的秋天正一步一步向她走来。历尽了岁月的严冬、暖春和炎夏，母亲该迎来她的秋天，硕果累累的秋天。

## ■青春岁月

# 战备中的国庆节

□于德深 文/图

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，中苏关系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刻。全军一级战备，时刻准备打仗。

那个国庆节我就是在准备打仗中度过的，我所在的坦克团10月1日凌晨晨报响起，我立即穿起衣服跑出营房，这时看到团里的坦克已经开始从山洞里开出，车上插满了伪装用的树枝，战友们一脸的严肃，紧张而忙碌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。

到驻扎地后我才发现，电台是设在早已挖好的地洞里，地洞不太大，工作间只能容纳两个人，在工作间的连接处是休息室，其中有火炕、炉灶还有其他临时用具，一应俱全。坐在工作间里虽然有潮湿的感觉，好在灯光明亮，地洞中依旧丝丝暖意袭在心头，发起报来手法自如，一点一滴的“滴滴答答”的声音，更有种跳跃感和节奏的律动，让人感觉浑身充满了活力。

就在这时，连队指导员通知我，你的家属来了，就在车站等你去接。我的脑袋“嗡”的一下：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，哪怕提前来封信让我心理有个准备。早不来，晚不来，怎么赶到这时候来！于是我跟指导员说：我正在电台值班，没法接她，让她回去吧。指导员说：怎么也得见上一面啊。就这样，我把值班任务交给了报务主任，登车去往车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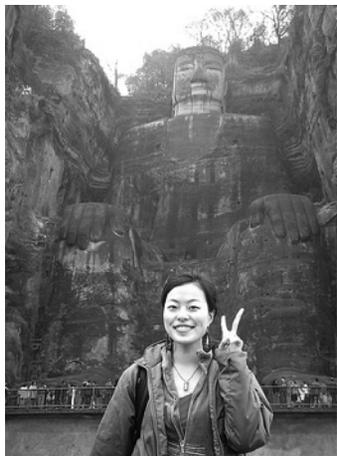
10月的辽东也很冷，深秋的



早晨秋风乍起，寒气袭人。加上她衣服穿得单薄，站在车站外哆哆嗦嗦眼巴巴地等着我。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来干啥啊，也不看火候！”我把她带到站台里劝她赶快坐车往回返，她禁不住流下泪来：“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，一口饭没吃就撵我走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”其实我也心疼，可还是狠下心和她说：“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到处都这么紧张，营房里空无一人，你一个人咋住？赶快回去！”就这样她流着眼泪一步一回头，望着我登上北去的列车，而我又重新回到了地洞里，开始与上级台紧张地报务往来。

回到驻地，战友们说：“你也不把嫂子领来让我们看看啥模样”。我说了句：“你们这几个小家伙，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，没领来呢，领来了吓你们一跳。”说完我又戴上耳机，开始接受上级台的电报。

那年国庆节，我就是这样在战备中度过的。



## ■图片故事

# 把风景藏在心里

□王洁萍 文/图

乐山。国庆这天，没有一条路不堵，从成都到乐山平时也就两个小时不到的车程，我们竟然用了七个小时。

到了乐山，已经是下午四点，他们来乐山就是为了一睹乐山大佛的尊容，所以，当看到那史无前例的队伍时，他们咬了咬牙，坚持说那就排队吧，不然白来了！路上也白堵那么久了！

蜿蜒的队伍慢吞吞地向前移动着，我们夹在队伍中间，中途有三个朋友想放弃，可是前面后面都堵得严严实实的，很难出去，只好耐着性子继续排队。在拥挤的人群中捱过了一段难熬的时间，晚上八点半，我们终于来到了乐山大佛脚下。

活动僵硬的双腿，伸展伸展酸软的腰身，在灯光下抬头望向永远伫立在风雨尘世中与世无争的大佛，我不禁想，这就是我们浪费了一天的时光所要达到的目的吗？

其实在排队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大佛的后脑勺，也可以感受到时空赋予大佛的那种厚重的沧桑，可我们非要浪费几个小时的排队时间，亲自来到大佛脚下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算是一场完美的旅行。

通过各种途径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更美的关于大佛的图片，也可以看到很多更详尽的关于大佛的介绍，可我们非要跋涉十几个小时去触摸大佛，用自己蹩脚的摄影水平拍下一些关于大佛的照片，更重要的是拍下自己和大佛的合影来刷一下朋友圈。虽然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大佛，却累得筋疲力尽，这是我们旅行的初衷吗？旅行真正的意义难道不是为了舒缓身心，放松自我？

其实，心里有风景，处处是风景。不盲目添堵，不浪费时间，不折腾身体，在没有风景的地方也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把风景藏在心里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。